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紙短情長見山海

「江海萬里，心中念你，便不覺遙遠。」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無疑是今年內地「五一檔」的一匹黑馬。一部對話幾乎全程使用潮汕話、沒有大場面製作、沒有刻意製造衝突與矛盾的電影，竟已突破十億元票房。

電影的故事並不複雜，它以一封封跨越歲月的書信為線索，串起一段三人之間漫長而深厚的情感。故事中的阿嬤與愛人因時代與現實被迫分隔兩地，漫長歲月中，他們沒有熱烈的誓言，也沒有驚天動地的情節，即使在無法解釋的誤會中，有的只是等待與牽掛。每一次提筆寫信，都像在向遠處的人說一句「我很好，你也要照顧自己」，藏著極深沉的思念。

近年來，許多電影喜歡用強烈的戲劇衝突推動情節，但《給阿嬤的情書》卻反其道而行。它像一條靜靜流淌的小河，沒有跌宕起伏，也沒有刻意安排的催淚橋段，而是在平淡的生活片段中一點點累積情結。

電影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對話幾乎全程使用潮汕話。大部分觀眾大概無法聽懂每一句台詞，但方言天然帶著生活的溫度與土地的氣息，讓人物變得更加鮮活。它不像標準語那樣工整，卻有一種親人圍坐閒談般的親近感，讓故事更像真實發生過的人生。

最震撼的還是電影的結尾：當兩位女主角見面的那一刻，那些散落在全片的一封封書信，那些沒有被歲月沖淡的牽掛，在最後時刻匯聚成巨大的情緒洪流。前面所有平靜的鋪墊，都化成海嘯般的力量撞進觀眾心裏。絕大部分觀眾雖未經歷過那個年代，卻依然能被這份樸素而真摯的愛與情所感動。因為人們最終感動的，從來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在漫長人生裏，那份始終不曾缺席的等待與思念。



樂活
潘少
逢周一、二見報

粗糙的生命力

有一種人不靠優雅知性生活，也不靠英雄氣概發光，而是靠一種不肯認命的本能，硬是在世界的規矩之間，替自己找出一條路。北歐民間故事《鐵匠大師》，說的正是這樣一種人。

話說，鐵匠跟惡魔訂下交易。惡魔幫他成為頂級鐵匠，七年後便來取他的命。鐵匠因此在店門掛上大字：「這裏住着鐵匠大師中的大師。」其實，真正的大師，怎會需要這樣宣布自己？越要寫在門口，越像是怕別人不知道，也許怕自己忘記。

後來，上帝和聖彼得來到鐵匠舖。上帝替一匹馬釘蹄鐵，竟把馬腿一條條拆下來，放進火爐鍛好，再完完整整裝回去。鐵匠看得目瞪口呆，卻只說：「你也是一塊做鐵匠的料子。」接着，上帝又把鐵匠年老駝背的母親放進熔爐，鍛成一位年輕姑娘。

最荒誕、也最殘酷的一幕來了：晚飯後，鐵匠照樣接了一匹馬來修蹄鐵。他心想：剛才那招很方便。於是他砍下馬的四條腿，扔進火爐，結果全燒成灰。之後，他又叫來了一個乞討的老婦人，後續不必細說。

可是，故事沒有那麼快放過他。上帝讓鐵匠許三個願望，他沒有求恩典，沒有求智慧，只求三樣古怪東西：叫人爬上梨樹後下不來，叫人坐在檣上後起不來，叫人鑽進鐵錢包後出不來。這三個願望，後來都用來對付惡魔。惡魔一次次來索命，卻一次次被鐵匠困住，只好延後期限，甚至答應永不靠近他。

這個鐵匠很魯莽也很聰明，很荒唐也很會隨機應變。他不像傳統英雄那樣走向光明，反而像一塊燒紅的鐵，在火與錘之間愈敲愈硬。故事最後，鐵匠想去地獄，惡魔卻嚇得把門鎖上，他再去天堂，趁聖彼得讓裁縫進門時，把大錘丟進門縫。

故事沒有明說鐵匠後來怎樣，而這個結局妙極了：一個總是在想辦法鑽進不同縫隙的人，竟成了一個天堂地獄都不想收留的人。可是，我倒覺得這未必只是懲罰。天堂地獄都不收留他，不就是永生嗎？那股不肯認命、處處找出口的勁，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粗糙而頑強的生命力。



普通讀者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前幾天坐網約車，遇到一位四十多歲的女司機。早高峰將近尾聲，路上還是挺堵，不知道從哪扯開了話頭，我們聊到了子女教育。

她從河北到北京務工，前些年做工程賺了些錢，這幾年活不好接，又捨不得離開北京，幹起了網約車。家裏一兒一女，哥哥在河北老家上高二，妹妹在北京讀四年級。說起孩子，她挺自豪，女兒學習自覺，兒子數學有天分，常拿滿分；也有些焦慮，兒子語文不好，作文寫不了幾行字，找了好幾個家教，有網絡課程，也有名校中文系

不知從何時開始，與三五知己閒聊，只要有人拋出「異曲同工」四個字，大家總會心照不宣地相視一笑。

「抒情的森林」是一位讀書博主的網名。他的爆料方式簡單粗暴卻極具殺傷力：直接貼出兩張對比圖，左邊是某位知名作家發表的文章，右邊則是多年前另一位冷門作者寫過的段落。兩段文字猶如雙胞胎般一模一樣，不敢妄言「抄襲」便配上「異曲同工之妙」的標籤發布出來。被揪出來的作家名單，橫跨了文壇老中青三代。

我是一個不算虔誠的佛教徒，平時不會燒香拜佛，也不會前赴佛堂聽經學道。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經參加「短期出家大會」，多年來我與佛教最大的連繫就是茹素，切忌殺生。基本上，我覺得佛法是一種智慧，令人認清本我。以我理解，佛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因果和惜緣，前者主旨導人向善：「欲知過去因，只看現在果；欲知未來果，只看現在因。」後者看重緣分：「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

佛家所說的緣分，不同人可能

汪曾祺的「曾」

的大學生，卻總不見效。

她告訴我，「給兒子補習語文主要為提高閱讀理解能力。」我說：「那不如讓孩子讀點名著，培養文學感覺，或許比刷題效果還好。」她說：「四大名著，早就買了，兒子一翻開《紅樓夢》就頭大，魯迅完全讀不懂。」我想起網上流行的中學語文魔咒「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不由樂了：「男孩子偏理性，不愛讀《紅樓夢》很正常。」我建議：「從離我們近些的經典讀起，慢慢再向遠讀。」她將信將疑：「讀什

麼呢？」我說：「先讀汪曾祺吧。」

趁着等紅燈的功夫，她拿起手機：「我得記下來，這位作家的名字是哪幾個字？」我說：「汪汪狗的汪，曾國藩的曾……」她一邊在手機上敲字一邊打斷我：「哪個曾？」我換了個說法：「曾經的曾。」她恍然大悟：「哦，曾啊。」這時，手機應該自動跳出了「汪曾祺」。她將手機屏幕掉過來問我：「是他不？」我一看，京東的頁面，《汪曾祺散文》的封面赫然在目，用堅定的語氣說：「對，

就是他。」

此時，紅燈轉黃。她一臉釋然地擱下手機：「一會兒我就下單，十幾塊錢，不貴，大的不讀就留給小的讀。」她這一說，我忽然覺得自己像個江湖郎中，成功完成了一次偏方兜售。但願我開的這味汪曾祺「獨參湯」能幫上她。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異曲同工之不妙

回想以往資訊匱乏的年代，讀者偶然在報刊上讀到一篇好文章，往往驚為天人。那種「異曲同工」或許永遠不會被發現。如今資訊壁壘被打破，AI查重工具也簡單易用，大眾才恍然大悟：原來那些曾被奉為圭臬的「名家名句」，竟有不少是原封不動的「搬運」。

一張對比圖，白紙黑字，勝過千言萬語。面對如山鐵證，作家們的反應可謂「異曲同工」——沉默。先是沉默，然後還是沉默。偶爾有人出來說幾句，要麼稱其為「創作上的傳承與共鳴」，要麼解

釋為「對前輩文學經典表達敬意」。或許他們覺得，只要咬牙扛過去，時間會沖刷一切。仔細推敲，這種沉默似乎可以理解，畢竟百口莫辯；但轉念一想又極不合理，作為靠文字安身立命的創作者，怎能心安理得？

有一位八十多歲的「廚房作家」站了出來。她沒有以「致敬」搪塞，而是誠懇地道歉：「我向被冒犯的作家表達真正的歉意，也向讀者說一聲對不起。」我欽佩這份坦誠與擔當。在文壇高處，一些曾享受掌聲與鮮花的人選擇了沉默，

而這位「晚輩」卻扛起了本不該由她一人承擔的重量。

真正的原創者，從不害怕拿作品出來檢驗。最珍貴的永遠不是掌聲，而是憑藉真正的才華換來的一句「寫得好」。至於那些明明該道歉卻消失得無影無蹤的人，面對那晾在互聯網上的白紙黑字，他們還能說什麼呢？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五見報

惜緣

再看另一個通俗的例子「追女仔」。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男生遇到心儀的女生便會作出追求，這是正常不過的人生經歷。然而，愛情道路不一定平坦，即使二人互生情愫，亦有可能因為客觀環境影響而不可締結情緣。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港產電影《緣份》，張國榮與張曼玉飾演的男女主角，在港鐵車站兜兜轉轉，互相追尋。繁忙的車廂人頭湧湧，短暫的緣分此起彼落。痴男怨女為了心中所愛，尋尋覓覓，樂此不疲。然而，有情人是否必能成

為眷屬？

「每段美好的片段，腦海一再閃現，是否能證實曾與他有緣？」電影《緣份》的主題曲說明一切。有緣、無緣，還要看不同因素。可是人們不能只埋怨緣分，而是需要努力爭取。我們應要珍惜緣分，但也要學懂放下執著。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警世新作賀團慶

北京來港指揮兒子的新作《詩篇廿二篇》，成為佳話（附圖）。

這次團慶音樂會以《海頓與黃安倫》為題，演出海頓與黃安倫二人相隔二百三十年譜寫與戰爭有關的作品。海頓一七九六年創作的《戰爭彌撒曲》有感於拿破崙戰爭亂局。黃安倫以聖經《以賽亞書》文本，創作《以賽亞的警示》，用他的話：「回應當代世界的動盪與不安。」

據悉作品分為四部分，以「戰亂中的祈禱與警醒」為核

心。經過起承轉合，最後以盼望和光明作結。全曲以普通話演出，由香港弦樂團伴奏。合唱以外，還請來香港演藝學院聲樂系主任阮妙芬和男低音林國浩擔任獨唱部分。

作為團慶音樂會，曲目也包括聖樂團早年指揮黃永熙博士的《懷



念曲》和《陽關三疊》，後者是根據唐代詩人王維送別赴西域守護邊疆友人詩句的古曲改編。二〇〇四年黃博士離世，黃安倫譜寫《安魂曲》，更來港親自指揮聖樂團作首演，以表感恩之情。

這場音樂會唯一的器樂作品是海頓著名小號協奏曲，由王仲楊擔任獨奏。

期待周日晚大會堂音樂廳的這場意義深遠的演出。



樂間集
周光藜
逢周一見報

探訪澳洲龍柏樹熊動物園



這是五月二十二日在澳洲布里斯班郊區的龍柏樹熊動物園拍攝的樹熊。

位於澳洲布里斯班郊區的龍柏樹熊動物園創立於一九二七年，這裏不僅有一百多隻樹熊，還生活着其他七十多種本土動物，是世界上最早且規模最大的樹熊保護區。 新華社



寰宇採聞
逢周一見報

開網約車的阿富汗人

到波士頓出差，一連三天都打了網約車。大城市人口多，族裔也多元，幾次開車的都是外國人。其中一位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日剛下飛機，打車去酒店。五分鐘後，車來了，司機是位三十來歲的男子，中等身材，膚色偏黑，自我介紹來自阿富汗。車裏前座上放着大大小小不少動物毛絨公仔，我以為是他孩子的玩具，司機卻說沒有孩子，而且天意弄人，他和妻子分居兩地，不能團聚。

司機自述原來服役於阿富汗空軍，美軍撤退後跟着來到美國，很幸運地獲得綠卡。本來已給妻子申請簽證，希望她能盡快來美團聚。沒想到幾個月內風雲大變，白宮易主，移民政策收緊。他的妻子一直滯留在巴基斯坦，兩人快五年沒見面了。他妻子是助產士，「到美國來一定有用，不會白吃飯」，可惜現在身處異國，無法工作，全靠司機在美國打工，匯錢回去才能生存。

不過他沒有放棄，還在努力奮鬥：「再等兩年我可以入籍美國，再等三年，總統也會換人」。馬薩諸塞州的社區大學可以免費入學，他正在波士頓上學，希望盡快拿到學位，為此不惜放棄在機場的穩定工作。因為機場工作的工資雖高，卻時間不定，無法保證他能按時上課。一邊開車，他還在車裏的收音機上收聽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的節目。「我不是對新聞感興趣」，他解釋道，「是想學好英語」。

下車時他給我看了當初他從阿富汗軍校畢業時身著戎裝的照片，自嘲現在身材走形，好久沒訓練了。天道酬勤，但願他能得償心願，盡早接來妻子，在美國團圓。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見報